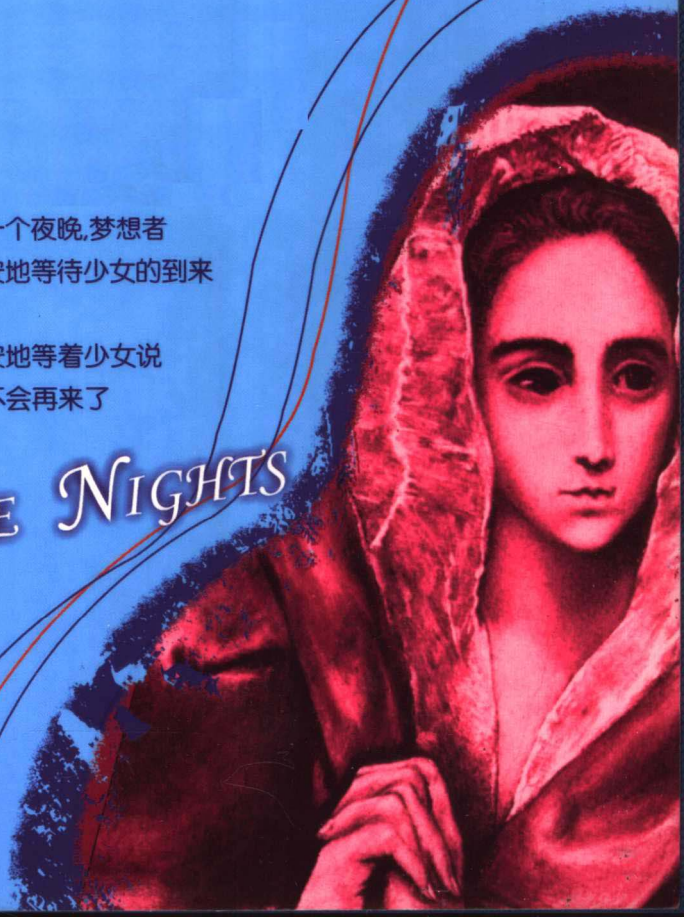


白夜

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杨永利 绘

一个又一个夜晚,梦想者
惴惴不安地等待少女的到来
等来了
惴惴不安地等着少女说
明天我不会再来了

WHITE NIGHTS



彩绘
CAT MUSEUM

I512.44
199

典爱情读本

白 夜



主 编——嘉孚随文学家编辑部
著 者——陀思妥耶夫斯基（俄）
译 文——陈 尘
绘 图——杨永利

中国和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白夜 / (俄罗斯) 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陈尘译—北京:
中国和平出版社, 2005.1

(经典爱情读本)

ISBN 7-80201-143-4

I. 白… II. ①陀…②陈… III. 中篇小说—俄罗斯—近
代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36503 号

白夜

经典爱情读本

嘉孚随文学家编辑部 主编

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154 号 100009)

电话: 84026171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05 年 2 月第 1 版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3.625

ISBN7-80201-143-4/G·088

定价: 160.00 元 (共 12 册) 本册定价: 10.00 元

白 夜^{*}

感伤小说
一个幻想者的回忆

* 在南北半球纬度 60° 以上的地区，夏初太阳中心在子夜下沉到地平线以下不超过 7° ，所以夜晚是明亮的，被称作“白夜”。彼得堡在纬度 60° 附近，白夜从6月11日起延续至7月2日。

……抑或它的开放，
就是要贴近你的心坎，
哪怕只在瞬间？

伊凡·屠格涅夫



第一个夜晚

那是一个美妙的夜晚，那样的夜晚，亲爱的读者，只能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才有。天空中繁星点点，月色溶溶；抬头仰望，你会情不自禁地问自己：在这样的天空下，难道还会有各种各样的好发脾气、恣意妄为的人吗？这也是个年轻人的问题，亲爱的读者，十足的、年轻人才能提出的问题，但愿上帝能使您经常这样扪心自问吧！……谈到好发脾气、恣意妄为的先生们，我就不能不回想起我在那一整天里的高尚行为。一清早我就感到一种难言的苦闷。我突然觉得，所有的人都把我这个孤独的人抛弃了，与我断绝了往来。当然喽，谁都有权问我：这里所说的所有的人指的是谁？因为我已经在彼得堡住了八年，却几乎连一个熟人都没结交下。可是，我要熟人干什么呢？没有熟人，我对整个彼得堡也已

非常熟悉；也正因为如此，当所有的彼得堡人突然都动身去别墅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被大家抛弃了。只剩下自己一个人，我感到很可怕，所以接连三天我一直闷闷不乐地在城里徘徊，茫然不知所措。不论是到涅瓦大街，是去花园，还是在沿岸街上徘徊，那些我在一年四季里同一个地点、在一定的时间里惯常遇到的人们，此时一个也看不到了。他们自然并不认识我，可我认识他们。我非常熟悉他们，我几乎把他们的脸相研究透了——当他们兴高采烈的时候，我也为之动容；当他们一脸愁云的时候，我也忧郁起来。我几乎与每天都在固定时间在丰坦卡河边遇到的一位老头儿交上朋友了。他的面容是那么庄重，若有所思；他总是小声嘀咕着什么，挥动着左手，而右手拿着一根多癭节的、上端饰有金制镶头的长手杖。他甚至注意到我，并对我抱有深切的同情。假若在一定的时间里我偶然没有去丰坦卡河边的那个地方，我深信他肯定会感到怅惘的。这就是为什么有时我们几乎要相互致礼的原因，特别是当我们两个人都心情舒畅的时候。前不久，我们有整整两天没有见面了，第三天相遇时我们都已经抓住了帽檐，幸亏及时地醒悟过来，把手放了下来，会心地从对方身旁

走了过去。

我也熟悉那些房屋。当我走在街上时，每一座房屋好像都争先恐后地跑到我跟前，通过所有的窗口看着我，就仿佛在说：“您好，您的身体怎样？而我，谢天谢地，很健康，可5月份的时候在我的楼顶上要接出一层来。”或者说：“您的身体好吗？而我明天就要翻修了。”或者说：“我差点儿被烧毁了，可真把我吓了一大跳。”如此等等。在它们中间我有几个宠儿，有几个亲密的朋友，其中一位打算今年夏天请建筑师治治病。那时每天我都要特意去看看，千万别治坏了……而我永远忘不了一幢非常漂亮的粉红色的小房子的遭遇。那是一幢十分可爱的砖石结构的小房子，它总是那样殷勤地看着我，那样高傲地瞅着自己笨拙的邻居们，这使我每当路过它的时候，心中都充满了欢乐。不料，上星期我走在大街上，刚看了一眼我的朋友，就听到一个悲戚的声音：“我被他们刷成黄颜色啦！”这帮坏蛋！野人！他们什么都不放过：不论是圆柱，还是飞檐。我的朋友变黄了，黄得像一只金丝雀。这件事差点儿没把我气炸了，直到现在我仍然没有勇气去看望我那可怜的、被毁了面容的朋友，它被刷成了大清帝国的龙旗颜色了。



就是这样，读者们，我对整个彼得堡有多么熟悉，现在你们该明白了吧。

我已经说过、整整三天我总是坐立不安，直到后来才揣摩出个中的原因。在街上我心里不好受，(碰不到这个人，也看不见那个人，都到哪儿去了呢?)而在我家里我也心烦意乱。我琢磨了两个晚上：在自己家里我还缺少什么呢？为什么待在家里这么不舒服？我困惑不解地仔细打量着屋里被熏黑了的绿色墙壁、挂满蜘蛛网的天花板，那网是玛特廖娜成功地喂养的蜘蛛结出来的；我——查看了我所有的家具，仔细观察每一张椅子，揣摩着：麻烦是不是就在这里？(因为哪怕有一张椅子没有放在昨天的位置上，我就心神不定。)我又看了看窗户，可全都无济于事……还是那么烦躁！我甚至突然把玛特廖娜叫了进来，就因为那蜘蛛网和她平日里的邈邈，劈头盖脸地训斥了她一番；而她只是惊讶地看了看我，一句话也没有说，就走了，所以蜘蛛网至今还优哉游哉地挂在原先的地方。今天早上我总算悟出来其中的原因了。唉！这都是因为他们离开了我，溜到别墅消夏去了！请原谅我用了这么一个粗俗的词儿，可我现在根本顾不上什么高雅的辞令……因为彼得堡城里所有的人或者已经离开



了，或者正在动身去别墅；因为每一位仪表堂堂、令人敬重的、正在雇用马车的先生在我眼里立时都变成了可敬的父亲，他们处理完日常的公事之后正一身轻松地回到家庭的怀抱，前往别墅；因为每一位行人都完全换上了另一种神色，就好像碰到什么人都要告诉对方：“先生，我们只是偶然经过这里，两个小时后我们就去别墅了。”只要像砂糖一样白净的纤细的手指头叩响窗玻璃，随后窗户打开，探出一个俊俏姑娘的头，召唤着卖盆花的小贩——我立刻便会想象出：买这些花根本不是为了在窒闷的城市住宅里欣赏春色和花朵，而是所有的人很快就要去别墅了，这些花也要带到那里。除此之外，我在自己的特殊类型的发现中还取得了一些成功：我能只根据外貌就准确无误地做出判断——谁住在什么样的别墅里。石岛和药房岛或者彼得戈夫大街的别墅主人的特点是矫揉造作、故作文雅，他们身穿时髦的夏装，乘坐豪华的马车进城。帕尔戈洛夫和再远些的地方的居住者一见面就给人以一种头脑精明、举止稳重的印象。十字架岛上的客人们则以其乐陶陶的快活神色而显得与众不同。有时我会遇到一长溜拿着缰绳、懒洋洋地走在运货马车旁边的车夫，车上满载



着各种桌子、椅子、土耳其式的和非土耳其式的沙发以及其他家具什物，紧顶上往往还端坐着一位年老体衰的厨娘，她像照看心肝宝贝似地照管着老爷家的财产；或者有时我看到装满家用器具的小船沿着涅瓦河或丰坦卡河驶向黑河或者那些岛屿——这时，马车和小船便在我的眼睛里成十倍成百倍地增多起来；仿佛所有的人都动身离去了，所有的人都成群结队地搬到别墅去了，仿佛整个彼得堡正面临着变成一片荒漠的危险，所以到头来我开始感到惭愧、委屈和郁闷；我没有什么别墅可去，也没有必要去那里。我愿意随着任何一辆马车、任何一位雇用马车、外貌令人肃然起敬的先生一起离开这里，但是没有谁，没有任何人邀请我，人们好像忘记了我，好像我对于他们来说真的是个陌生人！

我走了很多路，走了很长时间，结果又像往常一样，根本记不得自己是在什么地方了，猛然间才发现自己来到了城门口。刹那间我兴奋起来。我跨过栏木，在已播种的庄稼地和草场中间走去；我忘掉了疲乏，浑身上下感到一阵轻松，心头仿佛去掉了一块重物。所有的过路人都那么友善地看着我，简直就像在与我点头致意；人人都为什么事情而感到高兴，个个都抽着雪茄

烟。我也很高兴，以前我还从来没有这样高兴过。就好像我突然来到了意大利——大自然给予我这样一个在城里几乎被憋闷死的、身体不太健康的人的刺激竟是如此地强烈。

随着春天的到来，彼得堡的大自然突然焕发出勃勃生机，展示出上苍赋予它的全部魅力；它披上翠嫩的绿装，打扮起来，在大地上撒满姹紫嫣红的花朵……这其中有着某种不可言喻的、动人心弦的东西。不知怎么，大自然使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一个憔悴的、病恹恹的姑娘，你看着她，有时会感到惋惜，有时你心中产生一股怜悯的爱，而有时你根本没注意到她；可是突然，在某个瞬间，她出人意料地变成了一个无法用语言描述的绝妙的美人儿，你为之惊讶、陶醉，情不自禁地问自己：是什么力量使那双忧郁、耽于幻想的眼睛放射出熠熠的光彩？是什么使那苍白、瘦削的面颊变得红润了？是什么使那温柔的面庞洋溢着激情？是什么使那胸脯如此起伏？是什么使那可怜的姑娘的脸突然焕发生气、活力和魅力，使它现出那么迷人的微笑，口中发出欢快、悦耳的笑声？你环视四周，寻找着什么人，猜想着……但是，那一瞬间过去了，可能第二天你看到的又是先前那沉思的、心不在焉的目光，那苍



白的面孔，那言谈举止中流露出来的温顺和怯懦，甚至还有悔恨，还有某种由于片刻欢娱而引起的令人沮丧的苦闷和懊恼的痕迹……你会感到遗憾，因为短暂的美那么快就无可挽回地消失丁，因为她曾那么诱人地在你面前昙花一现，你甚至都没来得及爱上她，为此你感到遗恨无穷……

但不管怎样，我度过的夜晚却胜过白天！事情是这样的：

我很晚才回到城里。当我走向自己的住所时，10点的钟声已经敲响了。我顺堤岸走着，此时在沿岸街上杳无人迹。不错，我住在城市的最偏远的—一个地区。我一边走，一边唱，因为当我感到幸福的时候我总要哼哼点什么，如同任何一个感到幸福却没有朋友、也没有要好的熟人可与之在欢快的时刻共享快乐的人一样。突然，我碰上了一桩无论如何也料想不到的事情。

在道边站着—一个女人，她靠在沿岸街的栏杆上，臂肘支在栏杆架上，看上去正十分入神地望着浑浊的运河水。她头戴—顶非常可爱的小黄帽，披着一件漂亮的黑色的斗篷。“这是个姑娘，而且一定是个黑发姑娘，”我想道。当我屏住呼吸，怀着一颗怦怦直跳的心走过她的身边时，她



好像没有听见我的脚步声，连动也没动一下。“奇怪呀，”我想着，“她准是想什么事想入神了。”突然，我一动不动地站住了。我听到了低沉的痛哭声。没错！我没听错：姑娘在哭。片刻之后又传来一声声低沉的啜泣。天哪！我的心抽搐了一下。尽管平日里我与女人们交往时总是很羞怯，可这是非同寻常的时刻呀！……我转过身，向她跟前走了一步。假若我不知道“小姐”这个称谓已经成千上万次地在所有俄国上流社会的小说中使用过，我肯定会这样叫她一声的。但我知道，所以没叫出来。而正在我掂量用什么词儿的时候，姑娘清醒了过来。她回头看了一眼，意识到自己的疏忽；她垂下眼睛，顺着沿岸街，从我身边快步走过去了。我立刻跟在她后面，但她觉察到了，她离开堤岸，穿过街道，走上了人行道。我没有勇气横穿街道，我的心像一只被人捉住的小鸟一样颤动着。突然，一个意外的情况帮了我一个大忙。

在人行道那一边，离我不相识的姑娘不远处蓦地出现了一个身穿燕尾服的先生，那是个中年人，可他的步态却不能说是稳稳当当的。他晃晃悠悠，小心翼翼地扶墙走着。姑娘急匆匆、胆突突地快步走着——通常姑娘们不愿意有什么人



自告奋勇地在夜间送她们回家时，她们都是这样走路的。当然，假若我的命运之神没有指点那位晃晃悠悠的先生使出超自然的力量，那么他是无论如何也赶不上她的。突然，那位先生什么话也没说，拔腿向我那位不相识的姑娘飞快地追来。她走起来像一阵风似的，但气喘吁吁的那位先生追赶着，赶上来了。姑娘尖叫了一声——啊……我感谢命运之神，我那根多痠节的手杖此时正好握在我的右手里。一眨眼的工夫我已出现在人行道的那一边，转眼间那位不受欢迎的先生就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权衡利弊之后，他不出声了，落到了后面；直到我们走出很远了，他才用最粗鲁的语言向我发出抗议。但我已几乎听不见了。

“让我挽着您的胳膊，”我对不相识的姑娘说，“这样，他就不敢再跟我们纠缠了。”

她默默地让我挽上她那只由于惊慌和恐惧仍在颤抖的胳膊。啊，不受欢迎的先生！在这一时刻我是多么感激你呀！我飞快地瞥了她一眼：这是一位非常可爱的黑发姑娘——我猜对了；在她的黑睫毛上仍闪烁着晶莹的泪花，是由于方才的恐惧还是在那之前的悲哀——我不知道。但在嘴唇上已浮现出微笑。她也悄悄看了我一眼，脸

微微一红，她低下了头。

“您瞧，您当时干吗把我赶走了呢？假若那时我在您身旁，恐怕什么事也不会发生……”

“可我不认识您呀：我以为您也是……”

“难道您现在就认识我了吗？”

“有那么一点儿了。比如说，您为什么颤抖呢？”

“啊，您一下子就说到点上了！”我高兴地回答道，因为我发现我的这位姑娘是个聪明人，而一个人既美丽又聪明，这在任何时候都是件好事，“是的，您一下子就猜到您在和一个什么样的人打交道。的确，我和女人们交往时总是很胆怯，我很激动，我不否认，我正像您刚才受到那位先生的恐吓时一样激动……现在我正处于一种恐惧之中。就像是一场梦，可即使在梦中我也没有想到什么时候我会与一位女性说话。”

“怎么？真——的——吗？”

“是的，要说我的胳膊在颤抖，那么这就是由于它以前还从来没有被一只像您这样漂亮的小手挽过的缘故。我对女性完全生疏了；确切地说，我从来也没有习惯于与她们接触，我总是一个人……我甚至不知道该怎样跟她们说话，即使现在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对您说了些愚蠢的话？请您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吧，我提醒您：我不是个

爱生气……”

“不，没什么，没什么。恰恰相反。既然您希望我直言不讳，那么我就告诉您：女人们喜欢这样的腼腆；如果您想知道得再多一些，那么我再告诉您：我也喜欢这种腼腆，在走到我家门口之前，我是不会把您从我身边赶走的。”

“您这样待我，”我兴奋得喘不上气来了，“会使我立刻变得不再胆怯了，那么，就让我把所有那些手段都扔一边去吧！……”

“手段？什么手段？做什么用的？这可不太好。”

“对不起，我再不这样了，我说走嘴了。可您怎么能让我在这样的时刻不希望……”

“招人喜欢，是不是？”

“是啊，看在上帝份上，发发善心吧。请您想一想，我是个什么样的人！要知道，我已经26岁了，可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任何人。唉，我怎样才能把话说清楚，既巧妙利落，又恰如其分呢？让我把一切都吐露出来，直截了当，不遮不盖，这样对您来说更合适些。当心在说话的时候，我不能保持沉默。唉，反正都一样……您相信吗，我不曾认识过任何一个女性，从来没有，从来没有！什么样的相识都没有！我只是每天幻想着总有一天我会遇上一个人。啊，您若知道我曾